

明永樂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黃蘭茵

明代初年，朝廷與中亞、西亞時有往來，官窯瓷器的形制、紋飾也反映了交流的點滴，許多帶有伊斯蘭文化影響的器形以及裝飾紋樣應運而生，明朝永樂時的青花折沿洗正是此一脈絡下的精彩作品。青花折沿洗的器形來源為何？原型的使用功能推測是什麼？另外，清朝雍正、乾隆宮廷又以此為本，創燒了怎麼樣的新作品呢？本文試著為您一一道來。

明永樂〈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胎體緻密，釉面瑩潤，高十二公分，口徑二六·六公分。（圖一）敞口、口沿外侈、深壁、壁微內凹、平底無足。全器除器底露胎外（圖二），皆以青花為飾。

三種樣式

折沿洗的內底心畫圖案特別的幾何圖形式花紋（圖三），筆法纖細

勁挺，外圍一圈正反規整水波紋，內壁為纏枝各色花卉六朵，口沿內繪海水波濤紋四組。口沿外壁繪折枝花葉八朵，器外壁畫纏枝各色花卉八朵，各紋飾間並以一或二道弦紋區隔。本件折沿洗的青花發色濃豔，並且帶有滲青鐵鏽斑點，繪畫線條流暢，暈散效果自然，再加上海水波濤紋浪頭留白與水波線條間的對比清楚，纏枝花卉紋的花種選擇和花葉布局比

例和諧，所以雖然沒有年款，仍為多數學者接受為明朝永樂時期（一四〇二～一四二四）的作品。北京故宮博物院（圖四）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托普卡比宮博物館（Topkapı Sarayı Museum）（圖五）亦藏有同樣的波濤花卉紋折沿洗，三者在紋飾布局及尺寸上極為相似，可視為同一樣式作品。國立故宮博物院還藏有另一件同樣具有永樂時期特徵的青花折沿洗。



圖一 明 永樂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永樂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頁63，圖28。



圖五 明 永樂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托普卡比宮博物院藏
引自《トプカブ宮殿の至宝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を彩った女性たち》，東京：朝日新聞社，2007，頁171，圖132。

紋，蓮瓣內飾以八寶，外圍一周連續不斷回紋，內壁為纏枝寶相花八朵，口沿則為帶有特殊藤蔓的纏枝花卉十六朵。口沿外壁繪折枝花葉八朵，器外壁畫纏枝各色花卉八朵，因其器身較高，器外壁近器底處比起前面二種樣式多飾以一圈幾何朵花紋飾。各種紋飾間同樣以一或二道弦紋區隔。這種折沿洗高約一三·五至十四公分，口徑介於三十至三二之間，不論高度、體積都比前述本院典藏的兩種折

沿洗高大。同樣花紋、尺寸的青花折沿洗在北京故宮（圖九）、美國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圖十）以及日本東京的MOA美術館（圖十一）可見其蹤跡。

蘇丹的淨水器

明朝永樂時期的青花瓷器造型多變豐富，有沿襲傳統的器型，如碗、盤、玉壺春、梅瓶一類，也有外來文化影響下所創燒的新器形，如花澆、折沿洗、如意耳扁瓶、雙繫扁壺等。這件青

花折沿洗正是十五世紀早期中國陶瓷器在伊斯蘭文化影響下所製作的器形，可以視為文化交流下的具體產物。

永樂時期的青花花澆與中亞帖木兒帝國的玉質和黃銅單把壺有器形上的淵源，同時期青花折沿洗特殊的外形則源自於西亞和北非一帶的黃銅及加彩玻璃折沿洗。這種具有明顯方折出沿的洗較早可見於阿尤都王朝（Ayyubid Dynasty, 1171-1250），並延續至馬木路克王朝（Mamluk



圖三 明 永樂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該件折沿洗尺寸與前一件波濤花卉紋洗相仿，高約一一·八公分，口徑為二六·四公分。器型與胎釉特徵相類。器底露胎，全器以青花裝飾，內底心、底心外圍、內壁、口沿外壁、器外壁所繪紋飾的題材和布局皆與波濤花卉紋折沿洗相同，只在口沿處一改波濤紋為纏枝花葉紋十二朵。（圖七）同樣紋飾布局 and 尺寸的青花折沿洗在日本東京梅澤紀念館也可以看到。（圖八）

除了上述高度在十二公分上下，口徑為二六至二七公分左右的兩種折沿洗，永樂時期另製作有一種尺寸較大，裝飾紋樣也別有異趣的青花折沿洗。其內底心畫八瓣向心的變形蓮瓣



圖二 明 永樂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器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永樂 八吉祥花卉紋折沿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頁60-61，圖27。



圖十一 明 永樂 八吉祥花卉紋折沿洗 MOA美術館藏
引自MOA Museum of Art ed., Selected Catalogue: MOA Museum of Art, Hakone Museum of Art, Atami: MOA Foundation, 1986, pl. 126.



圖八 明 永樂 青花纏枝花卉紋折沿洗 梅澤紀念館藏
引自MOA美術館編，《梅澤紀念館所藏中國·元明の陶磁》，熱海市：MOA美術館，1992，頁25，圖14。



圖十 明 永樂 八吉祥花卉紋折沿洗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He Li, 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Thames & Hudson, 1996, p. 219, pl. 398.

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工匠製作的。至遲在十七世紀時，這件黃銅折沿洗就已經成為法國王室新生嬰兒施洗禮時的使用器具，一直沿用到法國大革命前，都是法國國王的施洗「禮器」。還有一件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黃銅嵌金銀折沿洗〉（圖十四），是在一三二〇至一三四一年間為馬木路克王朝鼎盛時期的蘇丹——納西爾穆罕默德所製作的。器身內外皆以銘文及捲草花葉紋為飾，銘文的內容也都如此類作品所常見的，將榮耀與讚



圖六 明 永樂 青花纏枝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永樂 青花纏枝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Dynasty, 1250-1517) 前期，由其上銘文來看，多是上層階級的訂作之器。像是一件目前藏於美國華盛頓佛利爾藝廊的〈黃銅嵌銀折沿洗〉（圖十二），這件洗又名〈阿倫貝格洗〉

(J. Arenberg basin)，是一二四七到一二四九年間為阿尤都王朝最後一任蘇丹訂製的。這件黃銅洗以基督教及宮廷世俗娛樂場景作為裝飾，並有二段讚頌擁有者的文字。另一件著

名的作品是目前藏於法國巴黎羅浮宮的〈黃銅嵌金銀折沿洗〉。（圖十三）這件折沿洗有「聖路易的洗禮」（Baptistère de Saint-Louis）之稱，是在一三二〇至一三四〇年間由



圖十六 清 乾隆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清 乾隆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和執壺，因為器身銘文顯示製作者為摩蘇爾地區有名的工匠，所以可以推論其為十三世紀後期的作品。由其裝飾紋樣、製作工匠的簽名還有對於擁有者的讚頌銘文的相似性，可以推測

應為同一套器皿。而另外一套藏於埃及開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折沿洗和執壺（圖十五），更可以看出其成組關係。這兩件器物皆以銅合金製成，並於器身鑲嵌金、銀及黑金，兩者共伴

出土於埃及基納省古斯（Qus），由器身上的徽章看來，它們的擁有者都是納西爾穆罕默德蘇丹時期的一位貴族兼省長。很有可能即是以壺倒水，以洗盛之。器形模仿自銅洗的永樂時期



圖十三 黃銅嵌銀折沿洗 羅浮宮藏
引自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1250-1800*, 頁98, 圖127.



圖十二 黃銅嵌銀折沿洗 佛利爾藝廊藏
引自 Richard Ettinghausen, Oleg Grabar, Marilyn Jenkins-Madina, eds.,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650-1250*, New Haven :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48, pl. 408.



圖十五 銅合金嵌金、銀、黑金折沿洗及執壺 開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 *The Treasures of Islamic Art in the Museums of Cairo*, p.108, pl. 92-93.



圖十四 黃銅嵌金銀折沿洗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1250-1800*, 頁100, 圖129.



圖十八 清 乾隆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底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美歸於他的擁有者——納西爾穆罕默德蘇丹。比較上述三件黃銅洗與永樂青花折沿洗的器形，永樂時期的青花折沿洗與後兩件十四世紀前半的馬木路克王朝黃銅折沿洗，在器壁弧度及對出沿的強調上更為接近。這一點由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十四世紀前期玻璃加彩折沿洗也能得到同樣結論，顯示十四世紀黃銅、玻璃折沿洗成為十五世紀前期瓷器折沿洗器形來源的可能性。

事實上，這一類折沿洗在其製作的時空背景之中並非深藏於宗教建築內的禮儀道具，而是在宮廷或豪邸舉行慶典或宴會時用來洗滌淨手的用器，並且經常會與相對的執壺一起使用。如一組目前收藏在德國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黃銅嵌金銀折沿洗



圖二一 清 雍正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清 雍正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早明宮廷藝術》一書中可以見到，院藏品當中也有一件無款的〈青花花卉紋折沿洗〉（圖二十），內底心也為同樣的六瓣花幾何圖形式花紋，它的畫風更類似前述大和文華館的青花折

沿洗，紋飾的題材和布局則與前述乾隆作品更為接近。同時，大和文華館青花折沿洗和院藏無款青花折沿洗在尺寸上相類，分別為三五及三四·八公分。乾隆時期是否正是將此類作品

視為宣窯，並將其當作仿製對象？可以再加以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在東京千代田區江戶城跡曾出土有一片波濤花卉紋折沿洗口沿殘片（註一），由其復原尺寸推論為三七公分來看，完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報告說，太監高玉傳乾隆皇帝旨意，將一批原置於「磁器庫」的各式瓷器交給「燒造磁器處」的唐英。除了對幾件

皇帝的洋帽洗

青花折沿洗在製作之初是否也作為淨手器具，並如前述一般有搭配的壺或瓶一起使用？有待將來更多資料來為我們解答。

「清乾隆仿宣窯青花洋帽洗」的面貌為何？考察院藏作品，可以發現乾隆時的確燒造有一類器形如倒放西式禮帽的瓷洗作品。這類作品帶寬折沿、深直壁、平底，底露胎（圖十六），僅中央有一圓形內凹施釉，以篆書寫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六字三行款。（圖十七）除器底外，內外滿繪青花紋飾，於內外壁及折沿外分別以纏枝花卉及折枝花卉為飾，最耀眼的是口沿的波濤紋，以及內底心所繪的六瓣花幾何圖形式花紋。（圖十八）比較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所藏的一件帶有「大明宣德年製」的青花折沿洗（圖十九），可以發現兩者除口沿處裝飾有所不同外，其內外壁、折沿外，尤其是內底心的六瓣花幾何圖形式花紋幾乎如出一轍。有意思的是，同樣裝飾佈局的折沿洗除了在《定義永樂：



圖二十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帶有「大明宣德年製」款的〈青花花卉紋折沿洗〉 大和文華館藏引自大和文華館，《大和文華館所藏品圖版目錄·7·中國陶磁》2，奈良：大和文華館，1977，頁61，圖134。



銀燦

黔彩

貴州
 少數民族服飾
 The Splendor of Ethnic Costumes
 and Accessories from Guizhou
 特展

2015
 06/12
 |
 09/01

103.105.107 陳列室 / Galleries



圖二三 清 雍正 青花花卉紋折沿洗底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整的原器可能較接近本類作品。研究者在文中推論江戶城跡出現永樂、宣德官窯瓷器的可能途徑有三：一是明朝宮廷賜與室町幕府足利氏之物，二是明朝官賞賚與琉球王國，再經薩摩島津氏傳到江戶，三是在明末清初的動盪期流至日本。以上三說雖都尚無直接證據可證實，但明朝永樂、宣德時期官窯出現於江戶城跡中一事，仍相當值得留意，也期待在未來有更多線索能揭露更多有趣的交流史實。

在清朝，除了乾隆時曾對青花折沿洗進行仿燒外，雍正時也有製作此類作品。院藏清雍正〈青花花卉紋折沿洗〉敞口、口沿外侈、深直壁、平底（圖二二），底露胎，僅中央有一圓形內凹施釉，以楷書寫「大清雍正年製」青花六字雙行款。（圖二二）內底心畫幾何圖形式花紋，留

白一圈，外圍再畫一周正反規整水波紋（圖二三），內壁為纏枝各色花卉六朵，口沿內繪海水波濤紋五組，其海浪結組的方式和本院及北京故宮折沿洗口沿的波濤紋概念相同。口沿外壁繪折枝花葉六朵，器外壁畫纏枝寶相花六朵，各紋飾間並以一或二道弦紋區隔。比較之後可以得知，雍正青花折沿洗基本上是跟隨永樂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來進行裝飾，只是雍正時的作品尺寸較大，紋飾布局十分規

整，口沿波濤紋的組數以及纏枝花卉紋的花種選擇也略有不同。所以或許可以據此推測，相對於乾隆時期以宣德青花折沿洗為模仿對象，雍正時期模仿的對象則為永樂的青花折沿洗，雍正、乾隆時期對明代永樂、宣德瓷器的仿古選擇和當代詮釋，從中正可得見。院藏本件永樂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所展現的流傳和影響與中外交流一樣，令人深感興味。●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感謝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及器物處余佩瑾副處長提供此則資料。詳細論述請見參考書目六。

參考書目

1. 董依華編輯，《明代初年瓷器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四。
2. 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二。
3. 余佩瑾，〈匠外之作——從唐英《陶成紀事碑》看雍正官窯燒造及帝王品味的問題〉，《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九，頁四一—四二。
4. 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一。
5. 宮崎もも，《青花牡丹唐草文面盆をめぐって》，《美のたより》，二〇〇六年夏第一五五期。
6. 杉谷香代子，〈江戶遺跡出土の明代初期の景德鎮磁器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二〇一四年九月・第三四期，頁一一—一三。
7. Rachel Ward, *Islamic metalwork*,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by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3.
8. Bernard O'Kane, eds., *The Treasures of Islamic Art in the Museums of Cairo*, Cairo: New York: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6.
9. Stella S. Blair and Jonathan M. Bloom,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1250-18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Doris Behrens-Abouseif, "The Baptisère de St. Louis - A Reinterpretation," *Islamic Art*, ill., 1989, pp. 3-13.

